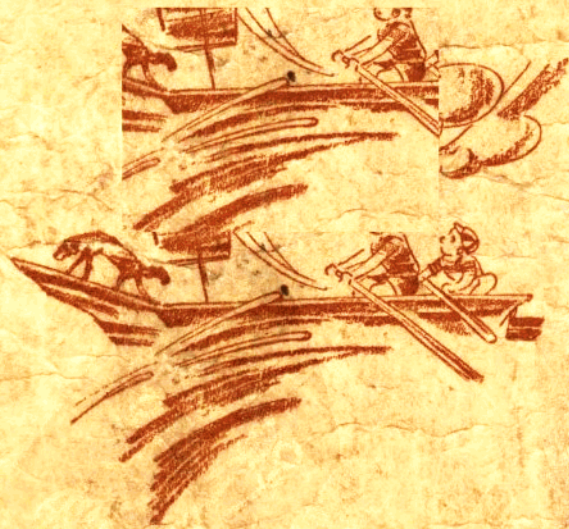


小哥兒倆

A 托爾斯泰著 任溶溶譯



時代出版社

小 哥 兒 倆

A. 托爾斯泰著 任溶溶譯



時代出版社

一九五三年·上海

А. Толстой

Как ни в чём не бывало

А. Толстой, том XII, ОГИЗ, Москва, 1948

1

版權所有

1949年6月上海初版

1953年3月上海3版

8,001—11 200冊 • 定價2.690元

28開 • 74定價頁

時代印刷廠排版

時代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總經售

兩兄弟

有過這麼兩兄弟——尼基塔和米嘉。

尼基塔還不大，可也不算小了。他常常讀冒險故事。

每逢他讀冒險故事的時候，他就爬到桌子底下去，盤起了兩腿，像土耳其人那樣坐着，再把食指插進耳朵裏。或者呢，他找上別的地方，他找的那種地方，換上了普通人，是不會情願在那兒讀冒險故事的。

這種讀法，他覺得更舒服些。

有時候他收集自來火盒子，拿它們來做汽車和船。可是不幸得很，這些船一下水，很快就散成一片一片，這是用自來火盒子做船的最大毛病。

有時候他在走廊裏飛跑，跑起來快得怕人，大概說來，是一個鐘頭四十五哩的

速度吧。說不定女廚子端了一盆炸肉片走過，突然什麼東西像旋風一樣的捲過她面前。女廚子還沒有來得及睜眼——哎，呀！——盆子和煎肉片已經飛到地板上去了。

尼基塔爲了他在走廊裏的飛跑，常常受到責罵。

可是他那小腦袋裏，既然充滿了那些讀到過的冒險故事，對於這種細碎事情，他一點兒也不動氣，却快得驚人地一口氣說：

「對不起，對不起，老媽子，我再也不了。」

一背轉臉，他繼續用一個鐘頭四十五哩的速度飛跑。

尼基塔有綠裏帶灰的眉毛和睫毛，平頂頭，他那對耳朵是那麼薄，經過熱水洗，頓時就像小布片一樣，垂下來好一會兒。

弟弟米嘉，還只是一個又矮又胖的小娃娃。

但是他也過着一種獨立生活，免得人家說他閒話。

碰到他想喝水，他就說：

「丁，丁。」



和劈柴一起搬進屋子裏來的蜘蛛，他叫他做：

「諾謝」。

不過嘛，這並不是說他不會講話。他講話可以講得很好很好。但是他就歡喜叫他的木馬做「喂喂」，叫他的狗做「阿娃娃」，叫他的絨熊做「巴塔盆」。

用這個辦法，米嘉對於東西更加了解，同時呢，馬、狗、熊、蜘蛛也更加了解他的話。

米嘉非常好動。一天到晚，他總要有點什麼事情做做。他不是一聲不響，手不停腳不住地把黑梅醬抹在自己臉上，就是拿牛奶沫塗髒了衣服。

再不然呢，他一把抓起椅子，將它滿房間去推，發出驚人的乒乒乓乓的吵聲。

對於受苦受難的大人，米嘉理也不去理他們。

他愛用掃帚掃地。或者到廚房拿起搗洋山芋的木杵，拿它去敲銅盆子，澎澎澎吵得要命。

他非常愛畫畫兒，對於圖畫藝術，他的才能準定不會錯。

他會畫「未完成畫」和「續成畫」。這是有趣得很的東西吶。舉個例子來說吧：



這是一幅未完成畫。

而這一幅呢：



是續成畫。

它們畫在一張紙頭不同的位置上。可是你如果很快地望望未完成畫，又很快地

轉眼去望望續成畫，那麼，你就可以得到一個普普通通的人樣子來了：



要。
尼基塔和米嘉彼此很要好，常常在地板上，在許多玩具中間，像小狗一樣玩

爸爸和媽媽

尼基塔和米嘉的爸爸每天出去做工。媽媽也常常有事情出去。爸爸和媽媽的身體都有碗櫥那麼高，因為他們長得那麼高，許許多多有趣的東西，他們就給錯過

了。

孩子們勸過他們好幾次——叫他們躺在地板上，望望碗櫥底下。

在碗櫥底下住着這些東西：一隻身上有斑點的甲蟲、兩隻木虱、一隻飢餓的蜘蛛，就是那「諾諾」——牠是一種相當討厭的動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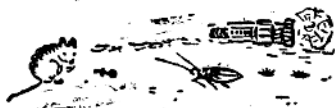
有時候，碗櫥底下還出現這些東西：黑色的蟑螂、快活的老鼠，這老鼠或者咬糖，或者把一隻棋子滾來滾去。

在碗櫥底下，你還可以找到一隻普通的軟木塞子、幾隻死蒼蠅、像棉毛一樣的塵埃、一個用手夠不到的錫兵。

聽到叫他們躺在地板上，去看看這些美麗東西的時候，媽媽就不耐煩地回答：

「謝謝你們好不好，別再碗櫥不碗櫥的了，就算沒有這件事情，我的手呀，差不多要掉下來啦。」

聽到了這幾句話，米嘉給嚇了一跳，於是他在她媽媽後面跟了好



久，等候着——看她的手什麼時候開始掉下來。

對於父親，尼基塔和米嘉已經斷了念頭好久了。爸爸是個好人，就是什麼東西都不會玩。大不了呢——把米嘉抱在他的膝蓋上一坐：

「喂，小娃娃，來跑馬吧。跳啊，跳啊……」

米嘉在硬繃繃的膝蓋上一顛一顛。時時刻刻要提防給顛了下來，還有一點，這完全不像一匹馬兒。

假使實際地玩一下呢。

尼基塔跨在刷帚上，米嘉跨在掃帚上，——跑過走廊，繞過桌子，踢後腳，學馬叫，尖聲喊嚷——「一一一一哥哥哥哥哥哥！」

爸爸把報紙望身邊一扔，用手掩住了耳朵，搖他的頭：

「饒饒我的耳朵行不行？我要走出這個屋子去了……」

工作一空下來，爸爸和媽媽就專心教育他們。
吃飯的時候，每一次總是老話：



「尼基塔，好好吃麵條，要不然，你走進黑房間裏去。」

「米嘉，不要再用湯匙敲盆子了。」

「孩子們，不要吃得咯咯地響，你們不是豬呀。」

「孩子們，不要再喝水了，既然桌子上有的是牛奶。」

尼基塔皺起了臉，因為麵條嚥不下喉嚨。黑房間
嚇不倒他——因為這屋子裏沒有什麼黑房間。可是在
這種情形底下，你試試看不吃你的麵條吧：兩個碗棚一般高的人，一直望進你的嘴
裏，一連串地叫你：

「吃，吃，吃，吃，吃，吃，吃！」

正在這個時候，米嘉突然抓起湯匙去敲瓶子，這叫爸爸和媽媽跳了起來。

米嘉挨了手板。他抽着鼻子，一聲不響。可是尼基塔呢，彷彿吃完了麵條一樣，用一個鐘頭四十五哩的速度，捧了盆子跑到廚房去。

有一天，尼基塔大倒其霉：

他恰巧讀完了馬克斯和莫利茨的冒險故事。他馬上就明白，這是一本了不起的書。他把這本書講給米嘉聽。米嘉聽完了，氣咕咕地，認為全部都不錯。一大清早，尼基塔把水倒進所有的套鞋裏去。他用煤煙塗黑了自己，又塗黑了米嘉。他們兩手兩腳地爬進廚房，把廚娘嚇了一大跳。

他們把繩子纏在走廊上，因此走過的人都給絆了一交。他們又把洋山芋皮扔在爐子上的茶壺裏。這一天早晨，他們做了許許多多不可思議的頑皮事情……

不錯，不錯，米嘉受的責罰比較輕，尼基塔受的責罰可就厲害得多了，因為他是個禍首。不錯，不錯，這一天早晨兩個人都挨了打。等到他們挨過打，爸爸媽媽出去工作以後，尼基塔對米嘉說：

「米嘉，對於我們的爹娘，用不着有多大希望了：我們應該自己教育自己啦。」

哥兒倆出發去冒險

「告訴我，小娃娃……」

有一次尼基塔一面這樣說，一面把手上那本冒險故事書扔在地板上。他把手插進口袋，睜細了眼睛，這種樣子，當一個人決定要做什麼大胆行動的時候，是完全

必要的……

「告訴我，小娃娃，——你是個男子漢呢，還是個不中用的飯桶，哭蟲，小娘兒？」

「我是個男子漢，」米嘉想也不想就回答。

他正坐在地板上修理火車頭，這個火車頭不曉得什麼緣故毀壞了。



孩子們！如果你有一個火車頭的話；——它一天沒有壞，你就一天不要修理它。如果它當真壞了呢，那麼請細心地裝好它。用不着把沒有用的東西塞進火車頭裏去，千萬不要用唾沫把火車的煙囪黏上去，因為唾液黏它不

住的。同時，最要緊的，是當心車輪，別把它們壓成四角方……

這樣一個火車頭，就真正叫做壞火車頭。

聽見了米嘉的回答，尼基塔皺起了臉。

「好小子！」他說，「我不等候你有別的回答：一下子就看出來了，你是我的兄弟。你知道嗎？家裏坐得厭煩了。我們出去旅行吧。」

「我們上哪兒去旅行呢？到動物園去嗎？」米嘉問他。

「不是，我不要看關在籠子裏的野獸了。該看看自由自在的老虎、發瘋的象、兇猛的犀牛、飢餓的蟒蛇啦。」

尼基塔這樣說着，堵起了嘴巴。

米嘉吐了一口氣，也堵起了嘴巴。野林子裏的野獸，他們哥兒倆都幻想出來了。

我們姑且這樣想，他們當真到了一個住滿蟒蛇、獅子、犀牛、鱷魚、蜘蛛和許許多多猴子的大森林吧……

尼基塔很快就立了幾件英雄好漢的大功勞。

他巧妙地繫開一隻犀牛，這犀牛把角撞進一棵木棉樹，就這樣釘在那兒一動不能動。

他巧妙地把一根棍子橫撐在鱷魚的嘴裏，鱷魚也就這樣釘在那兒一動不能動。他巧妙地把一束猴子尾巴打成一個結——這一下才有趣吶！

他撒了獅子滿眼的沙，又給了那條想把他吞下肚子的蟒蛇一把破舊椅子，蟒蛇登時被這把椅子梗死了。

和巨獸鬥爭，米嘉還嫌太小。他心裏一怕，馬上就回到房間裏來。尼基塔呢，這時候解決了發瘋的我以後，也從幻想的森林中出來，和米嘉並排回到房間……

「我們馬上走吧，米嘉！」他說。「扯起帆來！」

米嘉東張西望：「尼基塔講的是哪一種帆船呀？於是問他：

「我們坐船去嗎？」

「猜得不錯，小子，——坐船去。去收拾收拾吧。多餘的東西不要帶。就是一

條毯子、一枝槍、和一瓶牛奶。」

「但是皮球可以帶嗎？」米嘉反問。

「不可以。」

「桶子和鏟子可以帶嗎？」

「不可以。」

「但是上發條的機器人和小車呢——也不可以嗎？」

「不可以。別再囉嗦了，不要東問西問的了，要不然，就丟你在家裏。」

「熊呢，我們帶去嗎？它是絨的，」米嘉問道。

可是尼基塔早已不回答他那些傻問題了。他不浪費一點兒時間，便動手去準備

出門。他到廚房拿出買雜貨用的手提袋。他把兩條毯子塞進去。

隨便那一個人都知道，旅行家和北美洲的印第安人，沒有毯子，他們是
不出門一步的。